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55

菩薩本行經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5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

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見諸沙門，身心懈怠不勤精進，告阿難言：「夫懈怠者眾行之累，居家懈怠，則衣食不供、產業不舉；出家懈怠，不能出離生死之苦。一切眾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，在家精進，衣食豐饒、居業益廣，遠近稱歎；出家精進，行道皆成。欲得具足三十七品，諸禪三昧道法之藏，截生死流至泥洹岸無為安樂，當勤精進勤修為本。欲得六度無極，四等四恩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特異之法，六通、三達，成一切智；欲得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嚴淨國土教化眾生；皆由精進而得成辦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央數劫時，有五百長者子，設施大壇，竪立大幡擊鼓宣令：『沙門婆羅門、貧窮乞匄，悉當惠與。』五百長者子，各出珍寶、象、馬、車乘、衣被、飲食，各隨所乏悉皆與之。時，有一貧人，周行諸國至此國中，見五百長者子施立大壇，賑窮濟乏周救一切，無所遺惜，而問之言：『汝等布施所作功德，求何等願？』即便答言：『持此功德欲求佛道。』
「爾時，貧人重復問曰：『何謂佛道，其法云何？』諸長者子而答之言：『夫佛道者，過於羅漢、辟支佛上，三界特尊，天人之師，無量大慈無極大哀，普愍五道眾生之類猶如赤子，教化一切悉令為善，斷絕眾生三塗之苦，度生死海使至泥洹安樂之處。所謂佛者，諸惡永盡諸善普會，無復眾垢諸欲都滅，六度無極皆悉滿畢，以權方便隨時教化而無有極，有十神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奇特之法，三十七品道法之藏而無有極。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六通清徹無所罣礙。前知無窮却覩無極，現在之事靡所不知，三達遐鑒顯于十句。有如此德，故號為佛也。』諸長者子等，各各歎佛無量德行，悉皆如是。
「於時，貧人聞佛功德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亦欲學習此願廣度一切；加復貧窮無有財寶，當用何等而行布施？』意自念言：『當持己身而用惠施。』作是念已便行索蜜，而用塗身臥於塚間。便作願言：『今我以身施與一切，若有須肉頭目髓腦，我悉與之。持是功德用求佛道廣度一切。』
「作是願已，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，諸天宮殿[山*叵]峨踊沒。時，諸天人馳動惶懅。釋提桓因即以天眼觀閻浮提，見於菩薩

在於塚間以身布施，即便來下而欲試之，化作眾狗飛鳥走獸，欲來食之。於是菩薩而見眾狗諸飛鳥輩來噉其身，心便歡喜無有退轉傾動之意。於時，天帝還復釋身而讚歎言：『善哉善哉！甚奇難及！所作功德欲求何願？天帝、梵王、轉輪王乎？』
「於是菩薩便起答言：『不求天帝、轉輪聖王、魔王、梵王，亦不願求三界之樂，今我至意欲求佛道。我既貧窮無有財寶可用布施，以身惠施用求佛道，廣度一切無量眾生。』
「爾時，天帝釋、無數諸天，異口同音讚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奇特難及！』時，天帝釋便說偈言：

「『欲求最勝道，　不惜其軀命，
棄身如糞土，　解了無吾我。
雖用財寶施，　此事不為難，
勇猛如是者，　精進得佛疾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語菩薩言：『汝大勇猛精進難及，過踰於此五百菩薩所施者，上百千億倍不可計倍，當先在前而得作佛。』帝釋諸天以天香花，而散其上歡喜而去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，貧人者，今我身是。五百長者子，今此彌勒五百菩薩是。我以精進勇猛之故，超諸菩薩所作功德而先成佛，精進勤修不可不逮也。菩薩布施如是。」
於是，阿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莫不歡喜，為佛作禮，各各精進修建道行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有一居士財富無數，所有珍寶多於王藏，字摩訶男摩，為人慳貪，不敢衣食，不知布施。若行出時，乘朽故車，結草為蓋，著弊故衣，食麤陳穀，未曾美食，食便閉門。時，病困篤遂便喪亡，又無子息，所有財寶，波斯匿王盡奪收去，己身妻女不蒙其恩。波斯匿王往至佛所，稽首佛足却坐常位，問世尊言：「國有居士名摩訶男摩，為人慳貪，不肯布施不知衣食，今者已死，生於何道？」
佛告王曰：「墮於盧獦地獄之中，數千萬歲受眾苦痛；從地獄中出當墮餓鬼，晝夜飢渴身常火燃，百千萬歲初不曾聞水穀之名。」王聞佛說心驚毛豎，悲泣哽咽不能自勝。
佛告王曰：「夫為智者能捨慳貪行於布施，現世獲祐後世受福。昔過去世此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迦那迦跋彌，為人慈仁，典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有萬大臣、二萬婇女、一萬夫人，人民興盛。時，火星運現，太史占之，當旱不雨經十二年。太史白王：『星運

變現，舉閻浮提十二年中當旱不雨。若不雨者則五穀不収，人民飢餓國欲大荒，當云何耶？』時，王聞之大用愁憂，即勅群臣，召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盡來集會，盡皆條疏人民口數，又疏現穀多少斛斗，不問男女豪貴貧賤大小，計人并計日，日與一升粟不得長食。群臣諸王皆悉受教各還本國，宣令所局悉皆如是。

「從是已後天旱不雨，不耕不種無有米穀，人民飢餓死者甚多。群臣白王：『人民飢困，死者甚多。』王告群臣宣令諸國，告勅人民各持十善，雖復身死神得生天快樂自然。諸臣受教咸各宣令：『人民大小皆持十善，其有死者盡得生天。』

「時，有一人聰明智慧端正無比，見比舍家母與兒共通，其人見之心便不樂，意自念言：『雖得人身作畜生行，色欲所惑，子不識母、母不識子，顛倒上下不相分別，生死之中甚大可畏。』即便剃頭而著袈裟，詣於山澤坐禪思惟：『由有愚癡貪婬瞋恚致有諸行，便受五道生死眾苦。若無三毒則無諸行，諸行已滅則不受身，已無有身眾苦便滅。』思惟如是，豁然意解諸欲永盡。即時，便得辟支佛道，六通清徹無所罣礙，便自思惟：『我今當受何誰食耶？』觀閻浮提一切人民，皆悉飢餓食不可得，唯當往詣大王迦那迦跋彌所而乞食耳。即便飛到大王宮內，從王乞食。王言：『我食齊此，今日便盡。』王自念言：『今我自食，會亦當死；若我不食；亦當死耳。今得值此，神人難遇，我寧不食，飯此快士。』自持食分即便用飯此辟支佛。

「辟支佛食飯已訖，意自念言：『今此大王所施難及，當使其王益加歡喜。』即於王前昇於虛空飛騰變化，東踊西沒，西踊東沒，南踊北沒，北踊南沒，上方踊下方沒，下方踊上方沒，經行虛空或坐或臥，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身下出水身上出火，自分一身作百作千作萬乃至無數，以無數身還合為一。現變已竟從空來下，住於王前而語王言：『汝今所施實為難及，欲求何願必當與王。』王及群臣夫人婇女，皆大歡喜，頭面著地禮辟支佛足，而求願言：『今我國土人民飢餓，危困至甚命在旦夕，今我持此最後之食施此快士，持此功德除我國中飢困，唯求此願。』時，辟支佛即答王言：『當如所願。』言竟即便飛去。

「應時四方，即便雲起合於虛空，便作大風吹地不淨，瑕穢糞除悉令化去，便雨自然百味飲食，徧閻浮提。復雨五穀，次雨衣被，次雨七寶，閻浮提內八萬四千諸王臣民，皆大歡喜。王告勅群臣宣令八萬四千諸王：『各勅所局，一切人民皆持十善。』時，閻浮提五穀豐盛，人民歡喜行於十善，慈心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。於時，人民壽終之後盡得生天，無有墮於三惡道者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爾時，迦那迦跋彌者，我身是也。而我爾時，直以一食施辟支佛，現世獲福功德如是。因此功德自致成佛，一切眾生諸有飢渴苦惱之者，令獲道證，安隱快樂使至無為。」時，諸弟子帝王臣民皆大歡喜。

爾時，世尊重告王曰：「一切眾生為慳索所縛、慳蓋所覆，不知布施獲其大報不可稱量。自念曩昔過去世時，此閻浮提有城名不流沙，王名婆檀寧，夫人字跋摩竭提。時，國穀貴人民飢餓，加有疫病。時，王亦病，夫人自出祠天，街邊有一家，夫行不在時，婦產兒，又無婢使產後飢虛，復無有食飢餓欲死，便自念言：『今死垂至更無餘計，唯當還自噉其兒耳，而用濟命。』即便取刀適欲殺兒，心為悲感舉聲大哭。

「爾時，夫人欲還宮中，聞此婦人悲聲慘切，愴然憐傷便住聽之。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，便自念言：『何忍噉其子肉？』作是念已便復啼哭。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：『何以啼哭？欲作何等？』婦即答言：『無食食之，加復產後身倍虛羸，欲自殺兒用濟其命。』夫人聞之心為悼愍，語言：『莫殺其子！我到宮中當送食來。』婦人答言：『夫人尊貴或復稽遲，或能忘之，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踰時節，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濟命。』夫人問言：『更得餘肉食之可不？』答言：『果得濟命不問好醜也。』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，便自願言：『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，不願作轉輪聖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王也，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。』即便持乳與此婦人。適欲舉刀更割一乳，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，諸天宮殿皆悉動搖。

「時，天帝釋天眼觀之，見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。時，天帝釋、無數諸天，即時來下住虛空中，皆為悲泣淚如盛雨。於時，天帝住夫人前而便問言：『汝今所施甚為難及，求何願耶？』夫人答言：『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度脫一切眾生苦厄。』天帝答言：『汝求此願、以何為證？』於是夫人即立誓言：『今我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，我乳尋當平復如故。』其乳尋時，平復如故。天帝讚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汝成佛不久。』諸天歡喜，即便現形歎夫人言：『汝今所施得無悔恨？以為痛耶？』答言：『我無悔恨，不以為痛。』天復答言：『若無悔恨，以何為證？』於是夫人便立誓言：『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恨者，令我女身變成男子。』立誓已訖，應時女身變為男子。時，諸天神讚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汝所願成佛不久。』王及臣民歎甚奇特歡喜無量，是時，國中眾病消除，穀米豐賤人民安樂。

「却後國王崩亡，群臣共議當更立王。時，天帝釋來下，語群臣言：『跋摩竭提變身化成男子，加有福德，應得為王。』諸臣歡喜

即拜為王，人民熾盛國遂興隆。」
佛告王言：「爾時跋摩竭提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爾時，不惜身命，布施如是；現世獲報，即變其身成於男子，得紹王位。因是功德，今得成佛普救一切。菩薩行檀波羅蜜，勇猛如是。」
諸弟子、國王臣民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城中有一婆羅門，於城外興立祠壇設施飲食，請諸婆羅門祠祀已訖，便還入城。時，佛入城乞食，來出道中見佛光相巍巍，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。時，佛便笑，光從口出遍照十方，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大地獄，諸畜生禽獸、諸餓鬼，五道境界莫不蒙明，病者皆愈，牢獄繫閉悉得放解。諸天人民見佛光明，歡喜無量來至佛所，以若干花香供養世尊。阿難長跪前白佛言：「今日世尊欣笑如是，願說笑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見此婆羅門繞佛一匝者不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見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婆羅門見佛歡喜，清淨敬意遶佛一匝。以此功德，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三塗，天上人中所生之處快樂無極；竟二十五劫當得辟支佛，名特[打-丁+親]那祇梨。」阿難及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身心清淨，有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者，或發無上正真道者。眾會歡喜，為佛作禮，右遶而去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欝單羅延國，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，行詣村落。如來色相三十有二、八十種好，光明晃煬照曜天地莫不大明。猶如盛月星中特明。時，天盛熱無有蔭涼，有一放羊人，見佛光相，心自念言：「如來世尊三界之師，涉冒盛熱無有蔭涼。」即編草作蓋用覆佛上，捉隨佛行。去羊大遠，放蓋擲地還趣羊邊。佛便微笑，金色光從口中出數千萬岐，岐出百千萬光，遍照十方，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地獄，禽獸、餓鬼莫不大明。三界天人見佛光明，應時皆來至於佛所，一切人民及諸龍、阿修倫，無數眾會，皆大歡喜，持香花伎樂供養如來。阿難長跪前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願說其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見此放羊人不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見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放羊人以恭敬之心，而以草蓋用覆佛上。以此功德，十三劫中，天上世間生尊貴處，常自然有七寶之蓋而在其上；命終之後不墮三惡道中。竟十三劫出家為道，成辟支佛，名阿耨婆達。」一切大眾聞佛所說，或得道迹、往來、不還、無著之證，成

辟支佛，或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或得立不退轉地者。眾會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尊弟子名舍利弗，晝夜六時，常以道眼觀於眾生，應得度者輒往度之。王波斯匿有一大臣，名曰師質，財富無量，應時得度。時，舍利弗，明日晨朝著衣持鉢，往詣其家而從乞食。於是師質見即作禮，問訊請命入坐施設床座飯食。時，舍利弗，食訖澡手漱口，為說經法：富貴榮祿眾苦之本，居家恩愛猶如牢獄之中，一切所有皆悉非常，三界尊貴猶如幻化，五道生死轉貿身形無有吾我。
師質聞法心意悚然，不慕榮貴不樂恩愛，觀於居家猶如丘墓，便以居業一切盡以以付其弟，便剃鬚髮而著袈裟，便入深山坐禪行道。
其婦愁憂，思念前夫不順後夫。後夫問言：「居家財產珍寶甚多，何所乏短常愁不樂？」
其婦報言：「思念前夫是以愁耳。」
其夫復問：「汝今與我共為夫婦，何以晝夜思念前夫？」
婦復答言：「前夫心意甚好無比，是以思念。」
其弟見婬思念，恐兄返戒還奪其業，便語賊帥：「雇汝五百金錢，斫彼沙門頭來。」
賊帥受錢，往到山中見彼沙門。沙門語言：「我唯弊衣無有財產，汝何以來？」賊即答言：「汝弟雇我使來殺汝。」沙門恐怖便語賊言：「我新作道人，又未見佛不解道法，且莫殺我！須我見佛少解經法，殺我不遲。」賊語之言：「今必殺汝不得止也。」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：「且斫一臂，留我殘命使得見佛。」時，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。
於是沙門便往見佛，作禮却坐，佛為說法：「汝無數劫久遠以來，割奪其頭手脚之血，多於四大海水，積身之骨高於須彌，涕泣之淚過於四海，飲親之乳多於江海，汝從無數劫以來不但今也。一切有身皆受眾苦，一切眾苦皆從習生，由習恩愛有斯眾苦，癡愛已斷不習眾行，不習眾行便無有身，已無有身眾苦便滅，唯當思惟八正之道。」於是沙門聞佛所說豁然意解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，便放身命而般涅槃。
賊擔其臂往持與弟，弟便持臂著於婬前，語其婬言：「常云思念前婿，此是其臂。」其婬悲泣哽咽不樂，便往白王。王即推挍，如實不虛。便殺其弟。
諸比丘有疑，問佛：「而此沙門前世之時，作何惡行今見斫臂？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道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乃昔過去世波羅奈國，爾時，有王名婆羅達，出行遊獵馳逐走獸，迷失徑路不知出處。草木參天，無餘方計而得來出，大用恐怖，遂復前行，見一辟支佛。王問其言：『迷失徑路從何得出？軍馬人眾在於何所？』時，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，即便持脚示其道徑。王便瞋恚：『此是我民，見我不起，反持其脚示我道徑？』王便拔刀斫斷其臂。時，辟支佛意自念言：『王若不自悔責以往，當受重罪無有出期。』於是辟支佛即於王前，飛昇虛空神足變現。時，王見之以身投地，舉聲大哭悔過自謝：『辟支佛！唯願來下受我懺悔。』時，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。王持頭面著辟支佛足，作禮自陳：『唯見矜愍受我懺悔，願莫使我久受苦痛。』時，辟支佛便放身命入於無餘涅槃。王便收取耶旬起塔，花香供養，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。」

佛言：「爾時王者，此沙門是。由斫辟支佛臂，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，至于今日。由懺悔故不墮地獄，解了智慧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一切殃福終不朽敗。」

諸比丘聞佛所說，莫不驚悚，頭面作禮。

昔佛在阿耨達池告五百阿羅漢：「汝等各各自說前世宿行今得成道。」時，諸阿羅漢承佛教誨，各各自說宿行所作功德。

時，有阿羅漢名婆多竭梨，自說：「前世無央數劫，時世有佛，名曰定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有大慈哀眾祐一切，為於眾生作大依怙，興出于世，教化人天皆令成道，乃取滅度，分布舍利起於塔廟。法欲末時，我為貧人，無餘方業窮行採薪，遙見大澤中有塔寺甚為巍巍。我時見之，心用欣然踊躍難量，即便行往到其塔所，瞻覩所像歡喜作禮。見諸狐狼飛鳥走獸在中止宿，草木荊棘不淨滿中，迥絕無人，無人行跡無供養者。而我覩見心用愴然，不曉知如來威神功德之法，但以歡喜誅伐草木，及於掃除不淨盡去。掃塔已訖，一心歡喜繞之八匝，叉手作禮而去。持此功德，壽終之後得生第十五光音天上，以眾名寶用為宮殿光明晃煬，於諸天中特為巍巍不可計量。盡其天壽，而復百返為轉輪聖王，七寶自然典主四域。復畢其壽，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，財富無數顏容殊妙無有雙比，人見歡喜莫不愛敬。欲行之時，道路自淨，虛空之中雨散眾花。用此恭敬生處自然，一阿僧祇九十劫中迴流宛轉，常生天上及與人中，尊榮豪貴封授自然不墮三塗。我憶此事大自雅奇，今我最後福願畢滿，遭值釋師三界中雄，入於尊法便成沙門，六通清徹無不解達，諸欲永盡得成羅漢，無復惱熱冷而無暖，其心清淨獲於大安。若有能於佛、法及與眾僧所作如毛髮之善，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極。自念往古

所作德行報應如是者乎。」婆多竭梨於佛前，自說宿行已，為佛作禮却住一面。
昔佛初得道，惟念：「眾生愚癡倒見剛強難化，吾設當為說法者，誰肯信受？不如取般涅槃。亦無有來請佛說法者。」梵天知佛意欲取涅槃，即與無數梵眾，如人屈伸臂頃，來至佛所，頭面作禮，遶佛三匝，長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三界眾生盲冥甚久，大聖出現。唯願世尊！以大慈大悲無量大哀，願受我請、必受我請，開演法藏施慧光明。」
佛告梵天：「眾生難寤迷惑倒見，吾設當為說其經法，誰肯信受？吾不如早取泥洹。」
於是梵天重復請曰：「三界眾生為久在幽冥，億百千劫乃有佛耳，猶優曇鉢花時時乃有，佛亦難值。唯願如來重加大哀，開寤愚癡，願說經法。世尊往昔無數劫來，放捨身命頭目髓腦肌肉骨血國城妻子，施與一切，為眾生故起大弘誓，當為眾生作大光明。」
「乃昔過去無央數劫。時閻浮提有大國王，名度閦那謝梨，慈仁勇猛端正第一，典主八萬四千諸國，其國豐盛人民安樂。爾時，國王處於正殿坐自思惟：『夫人在世尊榮豪貴富樂自然，皆由先世施行眾善、修習智慧，以是之故今致自然；已得自然，迷惑色欲，不惟非常，不知更紹來世之福，猶如畜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。夫為智者，唯當修習智慧正法日新之益。』作是思惟已便告傍臣：『命請中有智慧者為吾說法，我欲聞之。』群臣受教，遣使四出諸國，命請聰明大智慧者。
「時，有一婆羅門，學問廣博智慧第一，來應王命。群臣白王：『今有婆羅門，聰明博達來在門外。』王聞歡喜即出奉迎，頭面作禮施設寶座，供施甘饌食訖澡漱。王語婆羅門言：『久聞有德，故遠相屈，唯願大仙為說經法。』答言：『我學以來積年勤苦，大王云何直爾欲聞？』王語婆羅門言：『欲須國城珍寶，隨意所欲，悉當相給。』答言：『我亦不用珍寶、國城、妻子、象馬，大王若能剜其身肉用作千燈，若能爾者當為說法，不能爾者經法難聞。』
「王自念言：『無數劫來喪身叵計未曾為法，今為法故以身為燈，甚為快善。』王大歡喜，答婆羅門言：『如汝所勅，即當奉行，不敢違命。』婆羅門言：『能爾者大善！何時當為？』王復答言：『却後七日乃當為之。』王勅群臣告下諸國大王：『却後七日為聞法故，當於身上而燃千燈；諸欲來見王者，皆悉集於大國。』羣臣受教，同時遣使下八萬四千諸國：『大王却後七日當於身上而燃千燈；諸王臣民諸欲來見王者，疾來馳至集於大國。』
「當是之時，諸王臣民，聞之驚愕如喪父母，哀嘩涕泣動閻浮提。諸王臣民悉來集會，王勅語傍臣：『於大廣博平坦之地設施座

席。』群臣奉命，即時於廣博地設施床座。時，王飯已與諸夫人、二萬婇女、一萬大臣導從前後，王於座所王處正座，諸夫人婇女及諸王群臣人民，皆悉同時腹拍王前，同聲白王言：『唯願天王大慈大悲無量大哀！以我等故，莫於身上而燃千燈。』王答謝諸王臣民夫人婇女：『吾從無央數劫，五道生死壞身無數，未曾為法喪身命也。今為法故以身作燈，持是功德用求佛道，普為十方無量眾生作大光明，除去眾生三毒癡冥。吾成佛時，當為汝等施慧光明照除生死，開涅槃門入安隱法。汝等莫却我無上道心。』時，諸會者皆悉默然。

「於是大王即便持刀授與左右，勅令剜身作千燈處，出其身肉深如大錢，以酥油灌中而作千燈。安炷已訖，語婆羅門言：『先說經法，然後燃燈。』而婆羅門，為王唯說一偈言：

「『常者皆盡，　高者亦墮，
合會有離，　生者有死。』

「王聞偈已歡喜踊躍，告諸群臣、夫人婇女，皆悉受誦，即便疏偈題著諸門街陌里巷，勅諸人民皆令諷誦，下閻浮提諸王臣民亦令諷誦。於是大王告婆羅門：『今可燃燈。』王便立誓：『今為法故以身為燈，我不求作聖王上至天帝及諸天王世界榮樂，亦不求二乘之證，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真之道，普為十方五道眾生，作大法光明照於眾冥。』爾時，國王發是願已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，上至首陀會天，一切宮殿皆悉震動。時，諸天人甚大惶怖：『是何瑞應令地大動？』即以天眼觀閻浮提，見於菩薩為於法故，身燃千燈發於弘誓。是使爾耳。

「時，諸天人皆悉來下，而見菩薩身燃千燈，無數諸天悲泣雨淚。時，天帝釋住於王前，讚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為於法故不惜身命，欲求何等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我亦不求轉輪聖王、天帝、魔王及梵天王，色聲香味，亦不求羅漢、辟支佛，持是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普為十方無量眾生施慧光明，照除眾生三毒癡冥，令離眾苦至泥洹安樂。』

「時，天帝釋復問王言：『身燃千燈，得無痛惱而有悔耶？』王答天帝：『不以為痛，亦無悔恨。』天帝重問：『若無悔恨，以何為證？』於是國王便自誓言：『而我今日為於法故身燃千燈，持是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。審當成佛者。千燈諸瘡即當除愈，身即平復無有瘡瘢。』作是語已，身即平復無復瘡瘢，端正姝好過踰於前。

「時，天帝釋、無數諸天、國王群臣、夫人婇女、無量庶民，異口同音悉讚歎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歎未曾有，歡喜踊躍，皆奉行十

善之教。」佛言：「爾時國王者，則我身是，時婆羅門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求習智慧，精進如是。」
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

丹藏以此卷為下卷，以中為上，以下為中。今詳始末，丹藏錯耳。
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中

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賢者名曰須達，居家貧窮無有財產，至信道德。往至佛所，頭面作禮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聽說經法。佛問須達：「在家之士當行布施、不布施也？」
須達白佛：「當行布施。多布施耶？小布施也？當以好意而布施耶？以不好意而布施乎？」
佛告須達：「夫於布施，所施雖多而獲報小；布施雖小而獲報多。何謂施多而獲報小？雖多布施，而無至心、無恭敬心，不大歡喜、貢高自大；所施之人，信邪倒見、非是正見，不得快士；所施雖多而獲報小。猶如耕田薄地之中，下種雖多，收實甚小。何謂施小而獲大福？所施雖小，歡喜與、淨潔心與、恭敬與、不望報與；所施之人，復得快士，佛及辟支佛、沙門四道，應正見者；所施雖小獲報弘大。猶如良田，所種雖小收實甚多。」
佛告須達：「吾自憶念過去世時，此閻浮提有轉輪王，名波陀颰寧，王有千子，主四天下，此閻浮提有八萬四千國。時，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，身體金色端正無比，聰明智慧，天地變運醫方鎮壓，上知天文，下察地理，中知人情，一切典籍靡不貫達，為人仁愛慈愍一切。王甚愛敬，八萬四千諸王及國人民，亦皆奉敬以為師主。比藍大師為是大王，非是波陀颰寧。何以故？波陀颰寧王治國正民，一一諮啟比藍大師，爾乃教化，諸王臣民莫不歡喜。於時，大王而從比藍啟受經典，亦復宣告八萬四千諸小國王、群臣太子、一切人民，皆從比藍諮受經典習學智慧。諸王臣民皆從比藍啟受經典，莫不歡喜，皆言：『此是梵天來化我等，為於好事。非是凡人。』
「於時，八萬四千諸王受學智慧，心意開解皆大歡喜。八萬四千諸小王人，持一白象金銀絞絡，駿馬一疋亦金銀絞絡，牛一頭亦金銀絞絡，妙女一人亦端正無比，七寶瓔珞服飾姝好，金鉢盛銀粟，銀鉢盛金粟，琉璃鉢盛金粟，頗梨鉢盛金粟，以金為車七寶莊飾，各各皆爾有八萬四千，以用貢上比藍大師。
「爾時，大王波陀颰寧，聞諸小王貢遺比藍，大用歡喜：『我亦當復貢上比藍大師財寶。』即時，莊嚴八萬四千玉女之等，七寶珠璣服飾姝妙瓔珞其身，八萬四千白象純金絞絡飾，八萬四千疋馬亦金銀絞絡，八萬四千頭牛盡金莊校，八萬四千金鉢盛銀粟，八萬四千銀鉢盛金粟，八萬四千琉璃鉢盛金粟，八萬四千頗梨鉢盡盛金粟，八萬四千乘車盡金絞飾，用上比藍。比藍受已，念此財寶象馬車乘

一切所有，皆悉非常而不堅固，白大王言：『財產所有皆悉非常摩滅之法，我不用之，意欲布施濟諸窮乏。』
「王聞其言大用歡喜，告勅群臣擊鼓宣令：『閻浮提內，貧窮孤老、婆羅門梵志皆悉來集，比藍即設大檀。』人民聞令雲興而集，強弱相扶皆悉來至。於時，比藍欲澡婆羅門手，傾於軍持而水不出，大用愁憂。『今我大祠將有何過？意不清淨？所施不好？以何等故而水不出？』即時，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：『汝今布施大好無比，其心淨潔無能過者，汝之功德天下第一無過上者，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，非是清高快士之輩，而不堪任受汝澡敬，以是之故水不出耳。』於是比藍聞天人語，意便開解即作誓言：『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，審如所願者，令我瀉水當墮我手中。』作誓願已訖，便傾澡瓶，水即來出自墮掌中。諸天空中讚言：『善哉善哉！如汝所願成佛不久。』
「爾時，比藍布施貧乏，衣被飲食一切所須。十二年中，象馬珍寶玉女之等，盡用布施無所藏積。」
佛告須達：「爾時比藍婆羅門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爾時，所施亦好、其心亦好，受者不好，所施雖多獲報甚少。而今我法真妙清淨、弟子真正，所施雖少獲報甚多。於是比藍十二年中所作布施，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行於布施，計其功德，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，其福甚多過出其上。設施百須陀洹并前比藍所施閻浮提人，所得福報，不如施一斯陀含人，其福甚多亦過其上。正使施百斯陀含、百須陀洹、及前比藍施閻浮提人，所得福報、不如施一阿那含人，其福倍多過出其上。施百阿那含人、百斯陀含、百須陀洹，并前比藍閻浮提人，所得福報，不如施一阿羅漢，其福甚多過出其上。正使施百羅漢、百阿那含、百斯陀含、百須陀洹，并前比藍閻浮提人，所施功德，不如施一辟支佛，其福甚多過出其上。正使布施百辟支佛、百阿羅漢、百阿那含、百斯陀含、百須陀洹，及前比藍施閻浮提人，所得功德，不如起塔、僧房精舍，衣被床臥飯食供養，過去當來今現在，四方眾僧沙門道士，給其所須，計其功德，過前所作功德者上。雖起塔僧房精舍，施辟支佛、阿羅漢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、并前比藍閻浮提人，所作布施福德，不如施佛一人，功德甚多不可復計。雖供養佛，起塔僧房精舍，及辟支佛、阿羅漢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，并前比藍閻浮提人，所施功德，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、八關齋，若持五戒，所得功德，踰過於前所施福德，百千萬倍不可為喻。復以持戒之福，并合集前一切施佛功德及辟支佛、四道之等，合前比藍閻浮提人所施福德，不如坐禪慈念眾生經一食之頃，所得功德，踰過於前百千萬倍。踰前比藍閻浮提人所作布施，及施四道、辟支佛，起塔僧伽藍，上至施佛，

持戒坐禪慈念眾生，合集其德，不如聞法執在心懷，思惟四諦、非常苦空非身之法、泥洹寂滅，比前所作一切功德，最尊第一無有過上。」
於是須達聞法踊躍無量，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。唯有五金錢，一日持一錢施佛，一錢施法，一錢施僧，一錢自食，一錢作本；日日如是，常有一錢在，終無有盡。即受五戒，長跪白佛言：「我今日欲心已斷，處在居家當云何也？」
佛告須達：「如汝今日心意清淨無復愛欲，汝還歸家問諸婦女：『今我欲心已滅，汝等各從所樂。須夫婿者恣從所好，若欲在此當給衣食。』」
須達受教，為佛作禮，便還歸家問諸婦女：「我今愛欲都已永盡無復欲事，汝等若欲須夫婿者各隨所好，欲在此者供給衣食令無乏少。」諸婦女等各各從意隨其所樂。
時，有一婦人，炒穀作麨，有牸牴來拙炒麥，不可奈何，捉[打-丁+剔]火杖用打牸牴，杖頭有火著羊毛住，羊得火熱用揩象廐，象廐火然并燒王象，象身爛破便殺獼猴用拍象身。天於空中而說偈言：

「瞋恚鬪諍邊，　不當於中止，
羯臻共相牴，　蠅蛾於中死。
婢共牸牴鬪，　獼猴而坐死，
智者遠嫌疑，　莫與愚人止。」

波斯匿王勅臣作限：「自今以去，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，其有犯者罰金千兩。」爾時，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，初人定時，燃燈坐禪，夜半休息，鷄鳴復燃燈坐禪。伺捕得之，捉燈白王：「當輸罰負。」須達白王：「今我貧窮無百錢產，當用何等輸王罰負？」王瞋勅使閉著獄中：「即將須達付獄執守。」四天王見須達被閉在獄，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：「我與汝錢用輸王罰，可得來出。」須達答言：「王自當歡喜意解，不須用錢。」為四天王而說經竟，天王便去。到中夜天帝釋復來下就而見之，須達為說法竟，帝釋便去。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於須達，便為說法，梵天復去。
時，王夜於觀上見獄上有火光，時，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：「坐火被閉而無慚羞，續復燃火。」須達答言：「我不燃火，若燃火者當有烟灰表式。」復語須達：「初夜有四火，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，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；言不燃火，為是何等？」須達答言：「此非是火也。初夜四天王來下見我，中夜第二天帝來下見我，後夜第七梵天來下見我，是天身上光明之焰，非是火也。」使聞其語即往白王，王聞如是心驚毛竪。王言：「此人福德殊特乃

爾，我今云何而毀辱之？」即勅吏言：「促放出去，勿使稽遲。」便放令去。
須達得出往至佛所，頭面作禮却坐聽法。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，人民見王皆悉避坐而起，唯有須達心存法味，見王不起。王心微恨：「此是我民，懷於輕慢見我不起。」遂懷慍心。佛知其意，止不說法。
王白佛言：「願說經法。」
佛告王言：「今非是時，為王說法。云何非時？人起瞋恚忿結不解，若起貪婬耽荒女色，憍貴自大無恭敬心；其心垢濁，聞於妙法而不能解，以是之故，今非是時，為王說法。」
王聞佛語意自念言：「坐此人故，令我今日有二折減，又起瞋恚不得聞法。」為佛作禮而去，出到於外勅語左右：「此人若出直斫頭取。」作是語已，應時，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，悉來圍繞於王。
王見如是，即大恐怖還至佛所。佛問大王：「何以來還？」
王白佛言：「見其如是恐怖來還。」
佛告王曰：「識此人不？」
王曰：「不識。」
佛言：「此人以得阿那含道，坐起惡意向此人故，是使爾耳。若不還者，王必當危不得全濟。」
王聞佛語即大恐怖，即向須達懺悔作禮，羊皮四布於須達前。王言：「此是我民，而向屈辱實為甚難。」須達復言：「而我貧窮，行於布施亦復甚難。」
尸羅師質為國平正，為賊所捉。賊語之曰：「言不見我，我當放汝；不者殺汝。」尸羅師質意自念言：「今作妄語為非法事，若墮地獄誰當放我？」作是思惟便語賊言：「寧斫我頭終不妄語。」賊便放之。危害垂至，不犯妄語慎行正法實為甚難。
復有天名曰尸迦梨，復自說：「我受八關齋，於高樓上臥。有天玉女來至我所，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。」
於是四人各各自說如是，即於佛前而說頌曰：

「貧窮布施難，　豪貴忍辱難，
危嶮持戒難，　少壯捨欲難。」

佛說偈已重說經法，王及臣民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羅閱祇比留畔迦蘭陀尼波僧伽藍，優連聚落有一泉水，中有毒龍名曰酸陀梨，甚大兇惡，放於雹霜，傷破五穀令不成熟，人民飢餓。時，有婆羅門，呪龍伏之令不雹霜，五穀熟成。經有年

載，此婆羅門，遂便老耄呪術不行。爾時，有壯婆羅門，呪術流利舉聲誦呪，雲便解散令不雹霜，五穀豐熟。人民歡喜，語婆羅門：「在此住止，當共供給令不乏少。」婆羅門言：「可。」便住。於彼常共合斂，輸婆羅門不使有乏。

自佛來入國廣說經法，人民大小咸受道化得道甚多。諸龍鬼神皆悉為善不作惡害，風雨時節五穀豐賤，更不供給婆羅門所須。婆羅門往從索之，諸人民輩逆更唾罵而不與之。時，婆羅門心起瞋恚：「蒙我恩力而得飽滿，反更調我。」欲得破滅人民國土，便問人言：「求心所願云何得之？」人語之言：「飯佛四尊弟子，必得從願如心所欲。」

時，婆羅門即設飯食，請大迦葉、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，飯是四尊至心作禮求心所願：「我今持此所作福德，願使我作大力毒龍破滅此國，必當使我得此所願。」

時，舍利弗道眼觀之求何等願？知婆羅門心中所念願作毒龍欲滅此國。時，舍利弗語婆羅門：「莫作此願，用作龍蛇害惡身為？若欲求作轉輪聖王，若天帝釋、魔王、梵王，盡皆可得；用此惡身不好願為？」

時，婆羅門答舍利弗言：「久求此願適欲得此，不用餘願。」時，婆羅門舉手五指水即流出。時，舍利弗見其意堅，證現如此，默然而止。

時，婆羅門及婦、二兒俱願作龍，死受龍身，有大神力至為毒惡，便殺酸陀梨龍奪其處住，便放風雨大墮雹霜，傷殺五穀唯有草秸，因名其龍阿波羅利。婦名比壽尼，龍有二子，一名璣鄯尼，人民飢餓死者甚多，加復疫病死者無數。

時，阿闍世王往至佛所，頭面作禮長跪白佛：「國界人民為惡龍疫鬼所見傷害，死者無數，唯願世尊大慈大悲憐愍一切，唯見救護禳却災害。」佛即可之。

爾時，世尊明日晨朝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詣於龍泉食訖洗鉢，洗鉢之水澍於泉中。龍大瞋恚即便出水，吐於毒氣吐火向佛，佛身出水滅之；復雨大雹，在於虛空化成天花；復雨大石，化成琦飾；復雨刀劒，化成七寶；化現羅剎，佛復化現毘沙門王，羅剎便滅。龍復化作大象鼻捉利劒，佛即化作大師子王，象便滅去。適作龍像，佛復化作金翅鳥王，龍便突走。盡其神力不能害佛，突入泉中，密迹力士舉金剛杵打山，山壞半墮泉中。欲走來出，佛化泉水盡成大火。急欲突走，於是世尊蹈龍頂上，龍不得去。龍乃降伏，長跪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日特見苦酷。」佛告龍曰：「何以懷惡苦惱眾生？」龍便頭面作禮稽首佛足，長跪白佛言：「願見放捨，世尊所勅我當奉受。」佛告龍曰：「當受五戒為優婆塞。」龍及妻子盡受

五戒為優婆塞，慈心行善不更霜雹，風雨時節五穀豐熟，諸疫鬼輩盡皆走去向毘舍離。摩竭國中人民飽滿，眾病除愈遂便安樂。
毘舍離人民疫病死者甚多，聞摩竭國佛在其中降伏惡龍疫病消滅，毘舍離王即遣使者往至佛所。於是使者前至佛所，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：「王故遣我來，稽首問訊如來大聖！我國疫死者甚多，唯願世尊！大慈憐愍臨覆我國，勞屈光威望得全濟。」
毘舍離國與摩竭國素有怨嫌，阿闍世王聞毘舍離國疫鬼流行，大用歡喜。爾時，世尊告毘舍離使：「我以先受阿闍世王九十日請，而今未竟，汝自往語阿闍世王。」使白佛言：「二國素有怨嫌，我今往到必當見殺。」佛告使言：「汝但為佛作使，終無有能殺汝者也。」佛重告使言：「語阿闍世王：『殺父惡逆之罪，用向如來改悔故，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，便當得脫。』」
使即受教往詣王門，王及群臣聞毘舍離使在於門外，咸共瞋恚，皆共議言：「當截其頭、刓其耳鼻，碎其身骨當使如麨。」使入到殿前大唱聲言：「世尊遣我到大王邊。」聞是佛使，皆各歡喜。王問使言：「佛遣汝來，何所告勅？」使便答言：「佛謝大王。所作惡逆殺父之罪，用向如來懺悔之故，在於地獄當受世間五百日罪，便當得出。唯當自責改往修來，莫用愁憂。」王聞是語，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：「我造逆罪，在於地獄為有出期。」即遙向佛稽首作禮。
王語使言：「汝能為我致此消息，快不可言。欲求何願，恣當與汝！」使白王言：「毘舍離國疫病流行，欲得請佛光臨國界望得全濟，唯願大王聽佛使去。」王即可之，便報使言：「語汝大王，我從城門到恒水邊，修治道路以花布地，羅列幢幡到恒水邊，舉國兵眾侍送世尊到恒水邊；汝亦當從毘舍離城平治道路而散花香，羅列幢幡到恒水邊，舉毘舍離臣民兵眾，盡來迎佛到恒水邊。若能爾者聽佛使去，不能爾者不放使去。」
毘舍離使聞王所使，歡喜踊躍，即便辭還到於佛所，頭面作禮白佛如是。佛即可之。
使便辭佛作禮而去，還毘舍離白王如是。王聞所言大用歡喜：「我曹國中亦須種福。」即便宣令平治道路，從於城門到恒水邊悉令清淨，布散諸花、燒眾名香、竪諸幢幡，毘舍離王舉國臣民，椎鍾鳴鼓作眾伎樂，到恒水邊迎佛世尊，持五百寶蓋貢上世尊。
摩竭國王亦復宣令：「修治道路悉令清淨，布散花香、竪諸幢幡到恒水邊。」與諸臣民舉國兵眾，椎鍾鳴鼓作眾伎樂震動天地，持送世尊到恒水邊，以五百寶蓋奉上世尊。
四天王、忉利天王上至化應聲天王各各皆與無數諸天，各齎天上異妙珍琦、雜種花香、若干伎樂，持五百寶蓋來貢上世尊。第七梵天王上至首陀會天，是諸天王各與無數諸天子等，各齎天上雜妙香花

若干伎樂，持五百寶蓋貢上世尊。毘摩毘羅阿須倫王，與無央數阿須倫民，持於眾寶雜種花香、若干伎樂，五百寶蓋來奉上佛。娑竭龍王與無數諸龍眷屬，各齎若干種香、作眾伎樂，五百寶蓋來奉上世尊。合三千蓋，唯留一蓋，餘蓋受之。所留一蓋者，持用覆護後諸弟子，令得供養。

當于爾時，諸天、人民、龍、阿須倫，不可稱計來至佛所，毘舍離王及諸臣民，皆言：「今佛當渡恒水，我曹當共作五百船使佛渡水。」摩竭國王及諸臣民，亦言：「今日佛當渡水，我曹亦當作五百船令佛渡水。」諸天亦各作五百寶船，諸阿須倫亦復共作五百寶船。于時，諸龍自共編身作五百橋，欲令世尊蹈上而渡。

爾時，世尊見於諸天、一切人民、龍、阿須倫，各各歡喜有恭敬心，欲使眾生普得其福，即便化身遍諸船上；諸天，人民，龍，阿須倫，皆各自見如來世尊獨在我船不在餘船。於是如來渡水已竟，無數諸天叜塞虛空，散眾名花、燒異妙香、作諸伎樂，人及諸龍并阿須倫，皆亦如是散眾名華、燒眾雜香、作諸伎樂，娛樂世尊歡喜無量。

于時，如來觀於三界諸天人民，心懷歡喜踊躍無量供養如來，世尊將欲說於前世本所修行菩薩道時，即便微笑，五色光明從口中出，光有五分，一一光頭出無數明，一一光頭有寶蓮花，一一花上皆有化佛，一分光明上照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三界諸天見其光明，又覩化佛皆悉歡喜，各離欲樂、來詣化佛所聽說經法。無量諸天聞說經法歡喜踊躍，皆各得道迹、往來、不還、無著證者，發大道意入不退轉者。

一分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在人道者，光明化佛彌滿世界，一切人民見其光明又覩化佛，瞋恚盛者忿意消滅皆發慈心，婬火盛者欲心消除觀其瑕穢，愚癡盲冥皆悉醒寤解四非常，牢獄繫閉悉皆放解，盲者得視，聾者得聽，啞者能語，拘躄者得手足，癃殘百病皆悉除愈。一切人民莫不歡喜，各離所樂來詣佛所。時諸化佛各各說法，心意開解，或得道迹、往來、不還、無著之果，發於無上正真道意，堅住大乘不退轉者，不可稱計。

一分光明照於一切餓鬼境界，光明化佛悉遍餓鬼境界之處，諸餓鬼等見佛光明，自然飽滿無有飢渴，身心清淨無諸惱熱。聞其說法皆悉歡喜慳垢消滅，壽終之後皆得生天。

一分光明照於大千畜生境界，一切禽獸見佛光明，皆悉歡喜善心自生。虎狼師子龍蛇毒惡之心皆悉消滅，慈心相向不相傷害，壽終之後皆生天上。

一分光明遍照大千地獄，鐵圍山間幽冥之處莫不明徹，一切地獄眾生之類見其光明，又覩化佛歡喜踊躍，火滅湯冷，拷治酷毒皆得休

息，冰寒獄中自然煴煖。地獄眾生既得休息歡喜踊躍，諸化佛等各為說法，心開意解，即時壽終盡得生天。
當于是時，光明、化佛彌滿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眾生皆得度脫。
凡於如來光明入處各有所應：欲說地獄事，光從足下入：欲說畜生事，光從足上入：欲說餓鬼事，光從脛踝入：欲說人道事，光從膝入：欲說轉輪聖王事，光從臍入：欲說羅漢事，光從口入：欲說辟支佛事，光從眉間入：欲說菩薩事，光從頂入：欲說過去事，光從後入：欲說當來今現在事，光從前入。
爾時，世尊現大變化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大千境界雨眾天花，無量伎樂不鼓自鳴，諸天人民一切大眾，莫不歡喜倍加踊躍。於是世尊還攝神足，光明便還遶佛三匝，光從後入。無量諸天一切大眾，異口同音讚歎：「如來功德巍巍難量，不可思議乃如是乎！」
於是阿難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笑必有因。今日世尊欣笑如是，將欲自說先世宿行。」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：「乃昔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世時，此閻浮提有轉輪王，名修陀梨鄯寧，王四天下，此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王，八萬四千城。王有七寶：一金輪寶，輪有千輻，縱廣四十里，周匝百二十里，王欲行時輪在前導，不賓伏者金輪自然在頭上旋，自然降伏不用兵仗。二摩尼珠寶，著於幢頭，晝夜常照千六百里。三白象寶，其象身體優脩姝好白如雪光，王乘其上自然飛行，一食之頃周四天下。四紺馬寶，朱色髦尾，王乘其上一食之頃 遍四天下。五典兵臣，王意欲得百千萬兵，自然而至。六典藏臣，王意欲須金銀七寶衣被飲食，披其兩手七寶財產一切所須，隨意所欲從手中出而無有盡。七玉女寶，端正無比猶若天女，無有女人瑕穢之垢，身體香潔如優鉢花，王意欲得清涼之時，身自然冷，欲得溫時，身自然溫，聲如梵聲常能使王歡喜踊躍，名曰玉女寶。王有千子勇猛無比。
「王欲出時，七寶大蓋常在其頭上，七寶隨從，群臣無數導從前後，百千伎樂其音和雅，巍巍堂堂不可稱計。王千子中其最小者，見王如是，問其母言：『此何國王巍巍如是？』其母答言：『此是修陀梨鄯寧大轉輪王，主四天下，汝之父也。不識之耶？』太子報言：『我當何時，應得為王？』母復答言：『王有千子，汝第一小，不應得王。』太子復言：『若不應得為王者，何用在家作白衣為？』即便長跪白其母言：『願聽出家作沙門，詣山澤中學於仙道。』母即聽之，其母告言：『若汝思惟所得智慧，必還語我。』兒即許之。
「即便剃頭而著袈裟，詣於山澤精進坐禪思惟智慧，內解五陰、外了萬物皆悉非常，一切受身眾苦之器，飛輪王帝豪儁世主三界尊

榮，猶若幻化空無吾我，緣會則有緣離則無，皆從癡愛因有諸行，以有諸行受一切身，五道之分便有眾苦。若無癡愛則無諸行，以無諸行則無五道，以無五道則不受身，以無有身眾苦便滅。思惟如是，霍然意解成辟支佛，飛騰變化六通清徹無所罣礙。如其本誓便還見母，現其神足身昇虛空經行坐臥，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，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，分一身作百作千作萬無數，還合為一。其母見之歡喜踊躍頭面作禮。母復問言：『從何所而得飲食？』答言：『乞匄自存。』母復白言：『莫更乞食，當受我請。從今以往在此園中住，願當日日受我飲食，亦當使我得其福德。』時，辟支佛便受母請住於園中，其母日日自往飯之。於彼園中經涉數年，思惟身分瑕穢不淨，身為苦器何用此為？便捨身命入於泥洹而般泥洹。其母即便耶旬起塔花香供養。

「王於異時，到此園中，見此塔即問左右：『而此園中素無是塔，誰起此塔？』辟支佛母即便白言：『是王太子之中第一小者。見王出時，而問我言：「是何大王巍巍如是？」我即答言：「修陀梨鄯寧轉輪聖王，是卿之父。」復問我言：「我當何時，應得為王？」我語之曰：「汝於千子第一最小，不應得王。」其子便言：「若使不得應作王者，何用在家作白衣為？」便辭我出家學道，我便聽之。我與共要：「若得道者必還見我。」剃除鬚髮著於袈裟，詣山澤中精進坐禪成辟支佛道。如其所誓便還見我。我即請之在此園中，日日供養飲食所須。經歷數年便般泥洹，在此耶旬起於塔廟。是其塔也。』

「王聞此語且悲且喜，答夫人言：『何不語我？我即當以轉輪王位而用與之，我不得聞大有折減。而今雖死，我以王位而用與之。』即脫天冠七寶拂飾王者威服，著於塔上，王大七寶蓋用覆塔上頭面作禮，花香供養伎樂娛樂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昔爾時，修陀梨鄯寧轉輪王者，今我身是。而我爾時，自我之子成辟支佛供養其塔，而以王位而用施之，大七寶蓋覆於塔上，因是功德無央數劫作轉輪王，主四天下，七寶隨從，常有三千七寶之蓋自然而至。無央數劫，或作天帝、或作梵王，至于今日。若我不取佛者，三千寶蓋常自然至無有窮盡。供養一辟支佛塔，受其功德不可窮盡，何況供養如來色身，及滅度後舍利起塔、作佛形像供養之者，計其功德過踰於彼，百千億倍，不可計倍，無以為喻。」

於時，大眾皆大歡喜心悅意解，應時有得須陀洹者，斯陀含者，阿那含者，阿羅漢者，或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或住立不退轉者，不可稱計。爾時，大眾皆大歡喜，遶佛三匝頭面作禮各還本所。

於是世尊進至毘舍離城，到門閫上，而說偈言：

「在地諸天神，　虛空住諸天，
諸來在此者，　皆當發慈心。
晝夜懷歡喜，　當隨正法言，
勿得懷害意，　嬈惱諸人民。」
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中
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

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

爾時，如來說是正真微妙語時，諸疫鬼輩皆走去向摩竭國，毘舍離國病盡除差。時，佛復還摩竭國中，疫鬼復還毘舍離國。爾時，世尊往來七返，即便說言：「我從無數劫以來，所作功德作大誓願，我今以此正真之行，除去一切眾生身病并除意病。」

佛言：「我為尸毘王時，為一鴿故割其身肉，興立誓願除去一切眾生危嶮。摩訶薩埵太子時，為餓虎故放捨身命。舍尸王時，自以身肉供養病人經十二年。阿彌陀加良王時，病自合藥而欲服之。時有辟支佛病，與王同來從乞藥，王自不服，即便持藥施辟支佛，自作誓願，使一切病皆悉除愈。修陀素彌王時，百王臨死而濟其命，令迦摩沙毗王使入正見，十二年惡誓使得銷除。須大拏太子時，二兒及婦持用布施。摩休沙陀太子時，以藥除眾生病，復入大海得摩尼珠，復除眾生貧困。摩訶婆利王時，二十四日自以身肉以供病人。羼提婆羅仙人時，割截手足不起恚意。迦尸王時，人民疫病，王受八關齋，起大慈心念於眾生，人民病者皆悉除差。毘婆浮為解呪師時，人民疫病，以身血肉持用解除與鬼噉之，人民眾病皆悉除差。梵天王時，為一偈故自剝身皮而用寫經。毘楞竭梨王時，為一偈故於其身上而啄千釘。優多梨仙人時，為一偈故剝身皮為紙、折骨為筆、血用和墨。跋彌王時，國中人民盡有瘡病，王自行見毒樹，此毒樹葉墮於水中，人飲此水令人有病，即拔毒樹根株盡隨以火燒之，人民瘡病半得除差。其中故有不差者。王問醫言：『眾生瘡病何以不差？』醫答王言：『此瘡病重，當得魚肉食之乃差。』王聞其言，即到水邊上樹求願作魚：『今我以身除眾生病，持此功德用求佛道，普除一切眾生無量身病意病。審如所願，其有眾生食我肉者病盡除差。』即從樹上投身水中，便化成魚而有聲言：『其有病者來取我肉噉，病當除差。』人民聞聲，皆來取魚肉食之，病盡除愈。」

於是世尊自說：「前世宿行所作，結於誓願今皆得之。今我以此正真之教，除去一切眾生災禍。」時，佛便自化身作兩頭，一頭看毘舍離國，一頭看摩竭國，疫鬼盡去還於大海，人民眾病皆悉除差。五穀豐熟人民安樂，以法廣化，并使意中諸欲之病，悉得清淨，立之於道，一切人民皆大歡喜。於是諸比丘異口同音讚歎：「如來無量功德，甚奇甚特不可思議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我不但今除眾生病飢渴之患，過去世時，亦復如是。乃往過去無數世時，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梵天，典閻浮提八

萬四千諸小國王，有二萬夫人、婇女一萬，無有太子。晝夜愁憂，禱祠神祇，梵天天帝、摩訶霸梨天諸大神、日月天地，因乃得兒。時，子生皆端正殊好有大人相，名大自在天。為人慈仁聰明智慧，世之典籍星宿變運日月博蝕，一切技術莫不通達，復學醫術和合諸藥，宣令國中：『諸有病者悉來詣我，當給醫藥飲食占視。』人民聞令，諸有病者盡詣太子，國中大小皆悉歡喜莫不歎德，更不向餘醫輕慢餘醫；諸醫師輩盡皆瞋恚妬忌太子。

「當于是時，舉閻浮提人民疫病加復穀貴，集諸醫藥不能令差，人民死者日日甚多。王大愁憂，命召諸醫問其方藥。時，有一醫妬王太子者，心自念言：『今此太子是我怨家，今乃得便。』即白王言：『更有一方試盡推覓，王便可之。』即時便去，明日乃還，前白王言：『推得一方，若使大王得服之者，眾病必除。』王即告言：『須何等藥，便試說之？』醫答王言：『當得從生以來仁慈愍眾生未曾起於瞋恚意者，當用其血和藥服之，得其兩眼用解遣鬼，眾病乃差。』王即答言：『從生以來不起瞋恚，此實難有。此事甚難，不可得也。』

「太子聞之白父王言：『此事易耳，不為難得。』太子白王言：『我是父王之子，我從生以來不曾恚瞋加害於人，常慈愍一切初無惡相。我身非常而無堅固，不久會亦當死；唯願大王聽我為藥，除眾生病。』王便答言：『我無子息，禱祠諸天日月星辰四山五嶽，因乃得子。今寧亡身失國，終不聽汝。』太子便白父王言：『我求佛道，今我以血施與眾生，持此功德，佛諸經法盡當解了。我今以此肉眼施與眾生，以此功德，當得如來智慧之眼，當為一切而作正導。大王雖無太子，故得為王；若使國土無有人民，為誰作王？使諸人民眾病悉除，亦使父王無有憂愁。』王復悲泣答太子言：『今我寧棄國王位，可哀之子實不能捨。』於是太子長跪叉手，白父王言：『今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，若使愛惜臭穢之身，云何得解如來智慧深妙之法？云何當得一切慧眼？唯願父王莫得却我無上道心。』父王默然更無所說。

「醫白王言：『我試取血持用和藥與諸病人，若便得差乃出其眼，若不差者不須出眼。』於是太子刺臂出血，作誓願言：『我以此血除眾生病，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，審成佛者，一切眾生服此藥者，病當除差。』便以血和藥與諸病人，病皆除愈。醫便白王：『其有病人服此藥者皆悉除差，目前現事可不信也。』時，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王臣民，聞大王太子自出其眼愍救一切，莫不悲泣，皆悉來集，長跪叉手白太子言：『唯願大王太子！我曹寧自放捨身命，不使太子毀其眼目。汝之慈愍一切眾生，不久成佛，願莫自毀壞其眼目。』於是太子諫謝諸王臣民：『今我以此血肉之眼除眾生

病，持此功德用求佛道。我成佛時，當除汝等身病意病，莫得却我無上道心。』爾時，諸王一切臣民，聞是語已默然而住。於是太子便勅左右：『設施解具，欲挑其眼。』語左右人言：『誰能挑我眼者？』左右人民皆辭不能。時，醫妬太子者，答言：『我能。』太子歡喜，報言：『甚快！』持刀授之，語醫者言：『挑眼著我掌中。』便挑一眼著太子掌中。於是太子便立誓言：『今我以此肉眼施與眾生，不求轉輪聖王，不求魔王，不求梵王、色聲香味細滑之樂，持此功德，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使我得成一切智眼，普為十方無量眾生作大醫王，除去一切眾生身病意病，施眾生智慧之眼。』作是語已即便持眼著於案上：『審如我心所願者，一切眾生病皆除愈。』父母見之即便悶絕，良久乃穌；諸王臣民舉聲啼哭，動於天地宛轉自撲，或有迷悶絕者。

「適欲舉刀更挑一眼，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，三界諸天皆悉來下，見於菩薩為眾生故，自挑其眼而血流出，無數諸天皆悉悲泣淚如盛雨。時，天帝釋到太子前問太子言：『汝今慈愍為眾生故，不惜身命出其肉眼，如是勤苦實為甚難。所作功德欲求何等？求轉輪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天？王子求何等願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不求聖王、天帝、魔王、梵天王也，不求三界色聲香味細滑之樂，持此功德，用求無上正真之道，為十方一切眾生作大醫王，普除一切眾生身病意病，施與眾生智慧之眼，普離生死一切諸患。』時，天帝釋一切諸天讚言：『善哉善哉！甚快難及！如汝所願成佛不久。』時，天帝釋即取其眼，還用持著太子眼中，於時，太子眼即平復，絕更明好踰倍於前。無量諸天即以天花而散其上，莫不歡喜。父王及母、夫人婇女、諸王臣民，皆大歡喜踊躍無量。

「時，天帝釋敕比婆芩(丹嗒)摩大將軍，逐諸疫鬼盡還大海，一切病者皆悉除愈。天帝便雨種種飲食，次雨穀米，次雨衣服，次雨七寶，一切眾生病盡除差，皆悉飽滿無飢渴者，人民歡喜國遂興隆。却後數年父王命終，便登王位，坐於正殿七寶自至，為轉輪王主四天下，莫不蒙慶，所作功德現世獲之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太子大自在天者，則我身是。爾時父王梵天者，則今父王白淨是。爾時母者，今我母摩耶是。爾時醫挑我眼者，今調達是。爾時閻浮提人民者，今毘舍離國、摩竭國人民是。而我爾時亦除其病飢渴之困，我今亦復除去眾生身病意病，亦使眾生普得慧眼立於道證。菩薩行檀波羅蜜，勤苦如是。」

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，欲入城分衛。其佛欲入城之時，五百天人先放香風，吹於道路及諸里巷，

悉令清淨，不淨瑕穢糞除臭處自然入地，悉令道路淨潔。五百天人雨於香汁，道路街巷悉令潤澤，而散天花。國王臣民見其瑞應，知佛當來，悉捨所好諸事緣務，皆悉馳走來迎世尊。人民見佛，中有掃地者，散花者，燒香者，持衣布地者，中有解髮布地欲令佛蹈上而過者，以身投地四布令佛蹈上者，有持幡蓋者，有作伎樂者，一心叉手以清淨意而視佛；一切眾生各各種種恭敬世尊。
時，有一婆羅門至為貧窮，無有花香供養之調，用自慚恥：「更無餘計，唯當一心淨意視佛。」即便恭肅敬意，以踊躍心叉手而住視於如來，以偈歎佛，而說頌曰：

「表容紫金耀，　三十二相明，
一切眾生類，　覩者莫不歡。
見佛心踊躍，　憂愁皆銷除，
永度生死海，　稽首禮大安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欣然而笑，五色光從口中出，有千百奇，一一光頭出無數明，一一光端有七寶蓮花，一一花上皆有化佛遍照十方。下至諸大地獄，上至三十三天，遍照五道幽冥之處，極佛境界莫不大明，三千世界諸天人民，見佛光明莫不踊躍，各離宮殿捨其所樂，咸至佛所。聽說經法而得度者，見其光明而得度者，或聞化佛所說經法而得度者，或有尋光來至佛所而得度者。無量地獄拷治之處悉得休息，壽終之後盡得生天。一切畜生禽獸之處善心自生，慈心相向不相傷害，壽終之後亦得生天。餓鬼之中都悉自然得百味食，無有飢渴之想，歡喜踊躍無復慳心，壽終之後盡得生天。無量眾生，盲者得視，聾者得聽，瘂者能語，僂者得伸，拘躄能行，癃殘百病皆悉除愈，牢獄繫閉悉皆放解。當爾之時，大千世界諸天人民，一切大眾莫不歡喜，心皆清淨無復三垢，其中或有得生天者，得道迹者、往來者、不還者，得羅漢者，得辟支佛道者，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或有堅住不退轉者，各各如是不可稱計。世尊光明照十方已，還遶身三匝從眉間入。
於是阿難更整衣服，長跪叉手前白佛言：「世尊今笑必有所因，唯願說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見此婆羅門不？」
阿難對曰：「唯然已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婆羅門以清淨心一偈歎佛，從是以後十三劫中，天上人中封授自然，常得端正言辭辯慧，人所讚歎，不墮三塗八難之處，却後皆當成辟支佛，名曰歡悅。」一切眾會聞佛所說，皆悉歡喜歌歎佛德。

阿難白佛言：「如來功德不可思議。此婆羅門一偈歎佛，所得功德不可限量，快乃如是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婆羅門非但今日而讚歎我而得善利。乃往過去世，波羅奈國王名婆摩達多，而出遊獵，象兵馬兵車兵導從前後。遊獵於山得一白象，身白如雪光澤可愛而有六牙。王得此象大用歡喜，即付象師令使調之。于時，象師即著枷鞅靽大杖閉之。於時，其象悲泣淚出，不欲飲食經于七日。象師怖懅：『此王家象，若不飲食不久便死。』即白王言：『所得白象不肯飲食，悲泣淚出。』王聞其言即往看之。王問象言：『何以不食？』象便作人語而白王言：『我心愁憂，唯願大王當去我愁。』王復問言：『有何等愁？』象答王言：『我有父母，年老朽邁不能行來，更無供養者，唯我供養採取飲食。若我在此拘繫無供養者，便當俱歿。用為悲愁。大王若有大慈。放我使去，供養父母畢其年命，自當來還供養大王，不違此誓。』王聞其言愴然不樂，即讚歎言：『汝雖畜生修於人行，我雖為人作畜生行。』王即長跪解象令去。
「時，象便去，供養父母經十二年，父母終亡，即便來還詣於王宮。王見象還益加歡喜，七寶莊嚴瓔珞其身。王欲出時，象在前導，王愛此象過踰太子，眾象中最，因名象幡。時，有貧婆羅門欲詣王乞，便問人言：『作何方便可得財賄？』有人語之：『王有白象甚為敬愛，汝若能歎此象者，乃可大得。』時，婆羅門伺王出時，在路傍住，即歎白象而說偈言：

「『汝身甚姝好，　猶若天帝象，
眾象相具足，　福德甚巍巍。
形影無雙比，　猶若白雪光，
身體甚難及，　奇特不可量。』

「爾時，國王聞歎白象，大用歡喜，賜婆羅門金錢五百，便用致富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象幡者，則我身是。時婆羅門者，今此婆羅門是。爾時歎我而得益利，用濟窮乏。今我成佛而復歎我，獲其福報不可限量，因得濟度生死之難。」
阿難長跪前白佛言：「若使有人四句一頌讚歎如來，當得幾許功德之報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正使億百千那術無數眾生皆得人身，悉得成就辟支佛道，設使有人供養是等諸辟支佛，衣被飲食醫藥床臥敷具滿百歲中，其人功德寧為多不？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甚多甚多，不可計量。」

「若使有人四句一偈，以歡喜心讚歎如來，所得功德，過於供養諸辟支佛得福德者，上百千萬倍億億無數倍，無以為喻。」
賢者阿難、一切大會，聞佛所說、皆大歡喜，遶佛三匝頭面作禮。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波羅奈國精舍中止。諸佛之法，晝三時、夜三時以正覺眼觀於眾生，誰應度者輒往度之。時，波羅奈王有輔相婆羅門，新取婦，甚為愛敬。其婦白夫：「與我一願。」輔相答曰：「欲求何等，恣隨汝意。」婦即報言：「聽我施佛及比丘僧，手自斟酌，聽說經法。」夫即可之：「從汝所欲。」
爾時，世尊知其應度，明旦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。輔相夫婦聞佛在外，歡喜踊躍即出奉迎，稽首佛足施設床座，請佛入坐供施甘饌。世尊食畢，輔相夫婦手自執水灌世尊手。於是如來洗手漱口已訖為說經法，讚施之德、持戒之福，天上人中封授自然，尊榮豪貴富樂無極。雖復高尊，諸欲自恣，不能得免三塗之苦。地獄之中火燒湯煮，刀山劍樹火車爐炭，刀鋸解析甚酷甚痛，不可具陳，餓鬼中苦，身瘦腹大咽細如針孔，骨節相敲共相切磨舉身火然，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，飢渴甚困不可具說。畜生中苦，虎狼師子蛇蟒蝮蚖，更相殘害互相噉食，三塗之中惡心熾盛，無有善意大如毛髮，宛轉苦毒無有出期。唯捨諸欲，思惟正諦，爾乃得離眾苦毒耳。受三界身悉皆有苦，一切眾苦皆從習生，由習諸欲三毒之垢，諸行之報便有眾苦。斷絕三毒銷然諸欲則無諸行，眾行已盡則不受身，已無有身眾苦便滅。欲盡諸行一切縛者，唯當思惟八正之道。
佛為輔相夫婦說此法已，應時，夫婦歡喜踊躍入四正諦，即於佛前得須陀洹道。於是夫婦觀家如獄、見欲如火，不樂恩愛，長跪白佛：「願為沙門。」佛即可之。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其夫便成沙門，婦即成比丘尼，俱隨佛後到於精舍。
爾時，世尊重為說法，三十七品諸禪三昧。思惟意解諸欲永盡，俱成羅漢六通清徹。時，諸比丘讚歎如來神力智慧，并復讚歎二阿羅漢：「甚奇甚特！在於尊豪便能放捨尊貴榮祿，其婦少壯棄欲捨樂，甚為難及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阿羅漢，乃前世時亦有好心，今意亦好。乃往過去無量世時，波羅奈國婆羅摩達王，王有輔相名比豆梨，為人慈仁，聰明博達靡所不通，唯以十善而用教化，王及臣民莫不諮受，王甚敬愛。時，海龍王名波留尼，王有夫人名摩那斯，王甚愛敬。於時，龍王欲至天上會於釋所，龍王持婦囑宮中五百婇女，無得嬈惱觸誤其意。龍王去後，於時，夫人坐自思惟宿命之事，憶念前世為人之時，毀失禁戒今墮龍中，即便不樂悲泣淚出。諸侍女輩見其不樂，咸共問之：『何以不樂？』夫人答言：『憶念先世本為人

時，坐犯禁戒，今作龍身，受此毒惡醜穢之形。用為不樂。』問諸侍女：『作何方便，得脫龍身生於天上？』諸侍女言：『以龍之形含毒熾盛，求脫龍身生於天上，甚難甚難！求索人身尚不可得，況生天上？』中有一女而便答言：『我曾聞於閻浮提波羅奈國婆羅達王有一輔相，至為慈仁智慧無比，一切經典靡不通達，生天人中五道所趣悉皆知之，五戒十善而用教化。能往問之，乃知生天所行之法脫龍之行。』

「龍王來還，見於夫人顏色不樂，即便問言：『何以不樂？』夫人答言：『閻浮提波羅奈國婆羅達王，有一輔相名比豆梨，至為慈仁憐愍眾生，智慧無比，一切經籍靡不通達，欲得此心而用食之，欲得其血而欲飲之，若得此者我愁乃除。』龍王答言：『莫得憂愁，我當求索。』於是龍王有親友夜叉，名曰不那奇，語夜叉言：『而我夫人聞閻浮提波羅奈國王有輔相名比豆梨，為人慈愍智慧第一，一切經籍莫不通暢，欲得此心并及其血而飲食之，為我索來。』持兩明珠而用與之，於是夜叉即便受教取明珠去，到閻浮提化作賈客，入波羅奈城捉摩尼珠，行人問之言：『汝持此珠欲賣之不？』答言：『不賣，欲用博戲。』即便白王：『外有賈客持二明珠，欲用博戲。』其王聞之大用歡喜，王自恃巧博必定得勝。王言：『將來。』即喚入宮。時，王問言：『欲願何等？』夜叉答言：『我得勝者，持比豆梨與我；王若得勝，此珠屬王。』王便可之。諸臣左右咸皆難之。王利明珠，自恃巧博我必得勝，不用臣語，即便共博。夜叉得勝，得比豆梨。於時，夜叉捉比豆梨徑飛虛空。王失比豆梨大用愁憂，諸臣皆言：『王行五事亡國失位：一者博戲，二者嗜酒，三者躭荒女色惑於音樂，四者好出遊獵，五者不用忠諫。行此五事，王不得久。』

「於是夜叉擔比豆梨，到於山間便欲殺之。時，比豆梨問夜叉言：『何以殺我？』夜叉答言：『龍王夫人聞汝聰明智慧第一，為人慈仁，欲得汝血并及其心。是以殺汝。』比豆梨言：『汝之愚癡不解意趣。聞我智慧欲得我血者，欲得我法；欲得我心者，而欲得我心中智慧。共往見之，欲須何等，我盡與之。』時，比豆梨即為夜叉說：『人作惡有五事：一者作事倉卒而不審諦，二者後常多悔，三者多懷瞋恚無有慈心，四者惡名遠聞人所憎嫉不欲見之，五者死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修善之人有五事好。何等為五？一者所作審諦，以法自御而不卒暴，後無所悔；二者多慈愍心，無所加害；三者好名流布聲震四遠；四者人皆敬愛猶若師父；五者死生天上及與人中，快樂無極。』

「於是夜叉聞其所說心即開解，頭面作禮稽首其足，即從比豆梨求受教誨。時，比豆梨為說十善生天之法。夜叉聞法，歡喜踊躍奉而

行之。即將比豆梨至龍王所，夫人見比豆梨歡喜無量，頭面作禮稽首歸命，設施寶座供百味饌。於是比豆梨便為龍王及夫人，說於五道所行罪福：『攝身三惡，慈愍眾生無所傷害，除捨慳貪義讓不盜，觀欲瑕穢離於女色貞潔不婬；言常至誠無有虛欺，言常柔軟無麁獷辭，和其鬪諍不訟彼此，語則應律不加綺飾；心常慈忍不起瞋恚，見人快善代用歡喜無嫉妬心，一心奉信佛法聖眾及至真式，明了罪福意無狐疑。行此十善具足無缺，便得生天，七寶宮殿所欲自然。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欺、絕酒不醉，五事具足生於人中，國王大姓長者之家，尊榮豪貴富樂無極。無有慈心殘害眾生，強劫人財盜竊非道，婬犯他妻愛欲情態無有厭足；妄言，兩舌，惡口罵詈，瞋恚嫉妬；不孝父母，不信三尊，背正向邪；行此諸惡死入地獄，燒炙榜笞，萬毒皆更痛不可言。負債不償，借貸不歸，觝突無信，憍慢自大，謗毀三寶，死墮畜生，驢馬駱駝、猪羊狗犬、師子虎狼、蚖虵蝮蝎[虫*(打-丁+片)]蜴及餘禽獸，更相殘害毒心熾盛，宛轉受苦無有出期。慳貪嫉妬，不肯布施不知衣食，不信三尊，慳火所燒，死墮餓鬼形體羸瘦，骨節相[敲-高+亭]舉身火然，百千萬歲無有解時，晝夜飢渴初不曾聞水穀之名。唯行十善攝身口意，長得生天快樂無極。』

「於是龍王及與夫人、一切諸龍悚然心驚毛豎，皆奉十善攝身口意持八關齋，諸龍歡喜。

「當于是時，金翅鳥王欲來噉龍，盡其神力而不能近。於是諸龍甚自欣慶怪未曾有。龍王、夫人、大海諸龍、一切夜叉盡奉十善，莫不歡喜作禮稽首。龍王即問比豆梨言：『大師欲還閻浮提不？』答言：『欲還。』於是龍王即以栴檀摩尼明珠，及諸妙寶貢上菩薩；夫人、婇女、一切諸龍及諸夜叉，各各奉上異妙珍奇，還送比豆梨至波羅奈，稽首作禮歡喜辭去。大海諸龍及諸夜叉，毒心銷滅死皆生天。

「婆羅達王及諸群臣、一切人民，還得覲見師比豆梨，皆大歡喜，頭面作禮問訊起居。時，比豆梨為王具說本末如是。王及臣民，莫不歡喜歎未曾有。於是比豆梨以摩尼珠舉著幢頭，至心求願，即雨七寶衣被飲食遍閻浮提，無量臣民皆悉豐樂。

「時，天帝釋及與人王，大海龍王迦留金翅鳥王，各捨諸欲來在山澤，持齋坐禪自守身心，各各自言：『我得福多。』天王自言：『我捨天上諸欲之樂，今來在此攝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人王復言：『我捨宮中諸欲之娛，來在此間守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龍王復言：『我捨大海七寶宮殿諸欲之樂，今來在此守身口意，我得福多。』金翅鳥王亦復說言：『今此龍王是我之食，我今持齋攝身口意，無傷害心而不食之，我得福多。』於是四王各自歎說意不決

了，便相謂言：『今當共往問師比豆梨。』即往比豆梨所，頭面作禮，各白如是：『誰得福多？』菩薩答言：『汝等各竪四幢幡，青色白色黃色赤色。』即便受教竪四幢幡。菩薩問言：『其影異耶？一種色乎？』四王答言：『幡色各異，其影一色而無有異。』菩薩答言：『汝等四王各捨所欲，而來在此持戒自守，所得功德皆悉同等而無差特，如四色幡其影一類而無有異。』於時，四王聞其所言，各各意解歡喜踊躍。時，天帝釋即以天上劫波育衣奉上菩薩。於時，人王即以雜妙之寶，上於菩薩。大海龍王即以髻中摩尼寶珠，以上菩薩。金翅鳥王天金[巾*弗]飾以貢菩薩。於時，四王皆大歡喜作禮而去。時，閻浮提一切民人、龍及夜叉，盡行十善。當是之時，世有壽終者盡皆生天，無有墮於三塗中者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國師比豆梨者，今我身是。爾時龍王波留尼者，今輔相是。龍王夫人摩那斯者，今此輔相婦是。昔為龍時，從我聞法歡喜入心，得脫龍身生於天上。今我得佛，從我聞法歡喜意解，即便出家思惟智慧，諸欲永盡俱得羅漢。過去世時其心亦好，至于今世其心亦好。」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